



江花

· 读书台 07

笔中情怀

■ 文/宋小军

朋友的孩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，请大家吃饭！想着给孩子送一份礼物，考虑良久，觉得送钢笔比较适合。未曾想，满大街的商店，几乎没有看到卖笔的。个别商场里展示的笔，动辄几千，精致得只能作为礼品收藏供奉，不适合当作学习用具。最后在万能的网上淘了一支自己认可的，价格也适中的笔。当我告诉孩子礼品盒里是一支钢笔的时候，他显得很惊讶：现在的孩子很少用到钢笔了。

从小到大，风风雨雨几十年，一直对笔有感情，尤其是对钢笔情有独钟。

时间退回到半个世纪前。刚刚迈进小学的门槛，只有铅笔。笔杆很粗糙，写出来的字也不流畅！经常是用哥哥姐姐剩下的半支笔，即便如此，也特别地珍惜。最麻烦的是削铅笔，学生用的削笔刀不锋利，再者削铅笔的手艺一般，削好的铅笔大人见了都说狗啃过的。往往早晨削好的铅笔，到了下午还要削。直到很久后才摸索出削笔的技巧，削出来的铅笔又好看，又耐用！那时候最羡慕的是别的小朋友所拥有的小小的刨笔刀，彩色的、小小的，轻轻转几圈，铅笔头匀称地露出尖尖的笔芯，拥有

了它就像拥有整个世界！可惜，我没有！

等到长大了，刨笔刀越来越好看，造型越来越独特，性能也越来越完善，现在的孩子家里电动刨笔刀几乎必备，只是自己再无心动时分！

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，开始接触钢笔。第一次拥有的钢笔是最简单的。说是钢笔，材料的大部分却是塑料。简单的钢笔芯上套着简单的塑料外壳，笔管轻轻地捏几下，就能吸满墨水，那时的墨水分黑色和蓝黑两种。用钢笔写出的字骨架大，缺乏柔润。经常一不小心就让笔管中的墨水漏出来，满手都是黑色，衣服上有了墨水的痕迹是常态，被大人责骂也成了常态。

记忆中还在一些商场看到过蘸水钢笔。长长的笔杆，细细的笔尖，没有吸墨水的笔管，不用时就插在墨水瓶中，往往写几个字就要蘸一次墨水。这种笔是大人专用的，学生使用不方便！

上高中的那年暑假，生日这天，父母专程带上我去了大西路上的中百一店。在销售钢笔的柜台前徜徉许久，拿起的每一支都爱不释手，反复比较后，终于有了一支心仪的钢笔！最流行

的“英雄”品牌，最时尚的黑色金属笔杆，笔尖泛着金色的光彩。这支笔，陪伴我高中三年，陪伴我走完大学之路。

踏上教师工作岗位，笔成了必备工具。最初学校发的钢笔尤其简陋，使用寿命都不长。好景不长，后来不发了，用圆珠笔替代，节约了开支。圆珠笔笔芯用完可以领，需要多少，就领多少，不受限制。

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每个月发工资的日子，就喜欢到新华书店，不是买书，是选购自己中意的钢笔。不知道何时起，传统意义上的钢笔突然就销声匿迹了，签字笔占领了全部阵地。使用方便，价格实惠，都是十支十支的买。如果单买替换笔芯的话，数量更可观，说买一把或者一捆都不为过。现在的年轻人过不了多久，也许不知道曾经有一种笔，能吸墨水的钢笔！

工作上我用签字笔，生活里我还是喜欢用钢笔。几十年的喜爱一下子丢不掉。写字的过程中把玩着钢笔，从开始到现在，钢笔也成了生活的见证！是简单到丰富好，还是从繁琐回归简单方便，沉默的钢笔没有答案。

写小说

■ 文/徐长顺

我的小说写了许多年了，却一直没能出书。海内外发表了一些，想那些能算是小说？早年读过一本小说，《收获》杂志的编辑程永新的《到处都在下雪》，自叹无法超越，自然不再敢写小说。偶尔见到一些写小说的朋友，有的还是很有成就的。他们希望我写小说：反正你都在写，为什么不写小说？在他们很简单，在我却很难。往往无法开始。

想象中的小说，写了一半，不想往下写。写小说，需要生活，需要生活丰富。人生需要经历风雨，才能成长。

生活本来就是小说，比小说更让你想不到结果。小说要写得好看，或者有看头，并不那么容易。我的小说，喜剧悲剧已经不重要了。只是想写？基本上没机会写出好小说的。我想了许多种结果，似乎生活中都已经发生了。如果我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，那这个人还没看到自己最后的结局，小说怎么能结束呢？

一直就想好好写一本小说，写好了去出版，出版了可以得到一笔稿费，改善我的生活。如果写小说因为稿费，还是别写了吧。我会想着那区区小钱？我却确实想过。辛苦写了一个小说，还不如一篇同样字数的短文稿费多。闲了还是写诗，不需要太多的激情，不需要掌声，只是写了玩。想写了就写几行。

小说是生活，如果没有丰富的阅历，写不出小说。下决心写小说时，又想到这个话题。一位好友，看了我小说，以为是真的。想象的故事能当真？放弃写小说是可惜的。不管了，先将曾经的旧作看一看，认真修改一下，等哪天有了兴趣，想写小说时，来一篇吧。

开卷闲话九编

■ 文/卢伟庆

鸟鸣清脆，花草甜香，漫步“开卷”书丛，时间比想象中更长。画线处固然多作停留，即便随手翻至某页，文字中包含耐嚼内容，读之常觉低徊不已——那一段段往日时光。

开卷闲话来到第九编，书前有四篇序言。《韦泱序》：不要错过了本来就为人类所创造、所享受的诗情画意；《薛冰序》：当时的时事，于今已然成史；《徐雁序》谈到说三语四人性所系，“但要在如何把握中国特色的说话分寸上下功夫，以免说者无意而听者有心，甚或祸从口出，平添人世间的纠葛耳”；《王稼句序》说自己编《苏州杂志》每期写篇编后记，“写了一年，就不肯再写了”，“比照子聪，真是惭愧多多”——读者能从序言中找到看点，序言跋文汇集起来同样是一册可人小书——不久就见到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的《开卷闲话序跋集》。说到诗情画意，书中有许多幅子聪所作水墨画，好比同一色系衣服自然搭调。纸本水墨《野趣》上方，流沙河先生题东坡“扁舟一棹归何处？家在江南黄叶村”诗句。想来，电脑打字之余舞文弄墨，画画写毛笔字，都是极好的慢生活，有益身心的“诗与远方”。附录有《十五年，一个人，一本刊——董宁文和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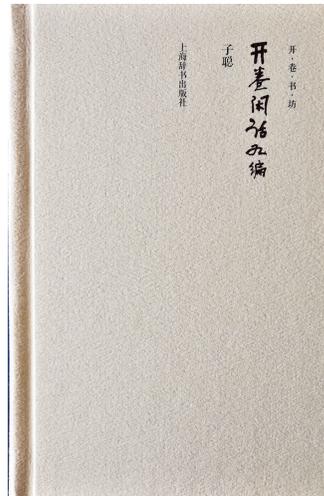
间读书刊物《开卷》的故事》，以及《《开卷书坊》第三辑首发品评会纪要》。

此次读《开卷闲话九编》，惊喜地见到有关“虎爸”沈培的文字。早前小文写过，《中国少年报》上曾刊载连环漫画《小虎子》，“小虎子”形象至今难忘，只是未知作者姓名。九编中见天地出版社2014年3月版《孤山一片云——沈培琐忆》书讯，得知《小虎子》作者沈培，也就是韩羽先生说的“阿培哥”。沈培原名沈培金，1934年生于杭州，1949年入杭州国立艺专，1954年毕业后分配到上海《新少年报》，后任职于《中国少年报》，1980年初移居香港——迷“小虎子”的读者心中，沈先生即为“虎爸”啊。

同辑著作有《文坛逸话》（石湾），《渊研楼杂忆》（汤炳正），《转益多师》（陈尚君），《退密文存》（周退密），《回忆中的师友群像》（钱伯城）和《旧日文事》（龚明德）。《文坛逸话》中何立伟先生的话，诸君或有共鸣：一些普通的人，平凡的人，他们影响了我的成长和人生道路，我的力量来自于他们的一句话，一朵微笑，或者一封信件。《渊研楼杂忆》书后，不期而遇自己手写的“导航语”：159页有“渊研楼”来历。原来，汤炳正先生曾买到一

块端砚，是清代学者孙星衍旧物，孙星衍字渊如，于是想命名书斋为“渊砚楼”，后改为“渊研楼”，因“研”乃“砚”之本义字也，手头尚有一册《汤炳正书信集》。

而学过课文《一件小事》的读者，不会错过《旧日文事》中的相关考证文字。《鲁迅〈一件小事〉二题》两文分别为《〈一件小事〉写于哪一天？》和《〈一件小事〉不是表扬信也不是检讨书》，读来饶有兴味。



《开卷闲话九编》子聪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8月1版1印，定价36元。

编辑 卢伟庆

版式 胡骏 校对 小伟